

# 美国为什么狂躁？看这张图就明白了



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部主任

2018-08-06 07:10:37 来源：观察者网

[https://www.guancha.cn/JiaJinJing/2018\\_08\\_06\\_466989.shtml](https://www.guancha.cn/JiaJinJing/2018_08_06_466989.shtml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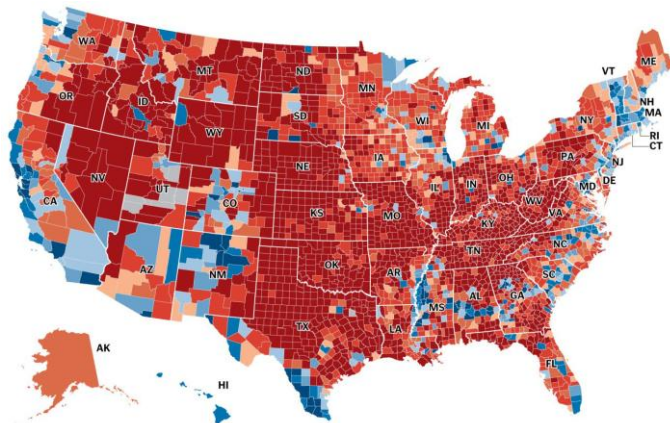
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贾晋京】

现在的美国表现得很狂躁，从关税“加还是不加”的反复无常上也能看出来。8月1日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，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他采取行动，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，税率由原来宣称要加征的10%，提高到25%。而就在同日，又有消息称，美国财长姆努钦正在寻找机会与中国“重启谈判”。硬币翻过来又翻过去，类似的戏码，之前已上演多次，以至于围观群众都看不清美国到底要怎样了，只是觉得总之很狂躁。

除了几乎涉及到美国所有主要经贸伙伴的贸易挑衅之外，2016年总统选战以来美国狂躁的表现数不胜数，从“通俄门”这种堪称“无所不用其极”的国内政治斗争手段，到美国从许多国际组织中“退群”，再到特朗普总统在西方七国峰会场合“单挑”六国领导人，都显示出今天的美国已经“没常性”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

为什么美国如此狂躁？背后有没有确定性的因素？这还得从2016年美国大选说起。

下面这张图是基于县域选情展示的2016年美国大选投票结果，其中红色代表特朗普获胜的县，蓝色代表希拉里·克林顿获胜的县，颜色越深代表所获选票比例越高。



2016年美国大选分县地图

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，整个美国地图大部分区域是红色的，也就是特朗普获胜。而希拉里·克林顿只赢得了较少地区。当时，支持特朗普的媒体称，特朗普在美国92%的国土上获胜。无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，但“特朗普赢得绝大部分县”是显然的。

92:8大致是特朗普与希拉里·克林顿胜选的国土面积对比，这也直接导致特朗普在选举人票上以306:232击败希拉里·克林顿当选。但在赢得的普选票数字上，却是另一番模样。特朗普获得6224万张普选票，而希拉里·克林顿则获得了6424万票，比特朗普多了200票！

从大致图景上，可以说特朗普与希拉里·克林顿所获得支持人数势均力敌，但分布区域却是特朗普占有绝对优势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，美国大约一半居民居住在大约 8% 的国土上，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？

这个理儿重要吗？这个理儿相当重要，它构成理解当今美国社会、以及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状况的基础。

仔细观察红色与蓝色地区的分布，可以看出，蓝色地区大多位于美国东西海岸、大城市以及比较靠近墨西哥的地方；而红色地区简要概括可以说就是内陆、中小城镇或乡村。

也就是说：美国选民比较明显地分成了人数相近的两个阵营：其中一个阵营大体居住在沿海、城市，支持希拉里·克林顿；而另一个阵营大体居住在内陆、中小城市或乡村，支持特朗普。并且，两大阵营似乎壁垒分明。假如壁垒不分明，而是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话，那上面那张地图就应该是“五花脸”而非红蓝对比明显。

进一步的问题就是：这两个阵营都是由什么人构成的呢？明显的因素包括：特朗普被美国舆论称为“种族主义”倾向明显，受到有色人种、墨西哥裔、移民家庭的普遍反对，而他的支持者则大多数是白人。实际上，特朗普的祖父也是移民，这一点也常被特朗普的批评者当成“武器”使用。



在明显因素背后，有着能够说明当今美国社会本质矛盾的深层因素，即“老美国”与“新美国”之别。特朗普的祖父是德国移民，但年代较早，距今有一百年了。而当今的美国人，所在家庭为“移民家庭”的，占 27%。“移民家庭”的定义是“夫妻至少一方为第一代移民，加上其子女”。而如果加上“第三代移民”，即特朗普本人这种祖父是第一代移民的，则“三代内移民”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超过 50%。

而“三代内移民”有个特点，即按照人类生命周期计算，“三代内移民”中的大多数家庭都是二战后移民到美国的。像特朗普这样的祖父在二战前已移民美国的是少数。

“二战后移民到美国”与战前移民有什么区别呢？区别在于：林肯时期著名的《宅地法》最后一次修正案是 1934 年出台的，根据该法，当时到美国的移民有很大希望分配到宅地。而《宅地法》二战后基本不再实施，因此二战后到美国的移民基本享受不到该福利。二战前的美国居民，获得的宅地大致分布在哪里呢？大多在内陆、中小城市及乡村。而二战后到美国的移

民，则大多居住在沿海、大城市。您可以想一想我们身边的中国人移居美国的例子，是不是大多数住在沿海、大城市？

“老美国”与“新美国”的社会群体划分，就这样形成了。

在2012年总统大选时，其实这种划分已经有了巨大影响，但是还没改变大选的根本格局，因为当时“三代内移民家庭”的人口占比还没过半。但到了2016年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
为什么“老美国”与“新美国”的划分很重要呢？因为两者对社会与经济的根本看法不同。近几十年来，美国经济中的增量部分主要来自信息技术与全球化趋势，典型案例即手机品牌的海外销售，而该手机品牌刚刚成了首个“市值万亿美元”企业。这样的新经济，对“老美国”来说，是“与我无关”的，因为是“新美国”们创建的企业，并且总部在美国沿海，生产、销售则大多在美国以外的市场。

对“老美国”来说，在几十年的新经济和全球化过程，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而“新美国”们则是利益获得者。并且，在“老美国”们看来，“新美国”由两部分人群构成，第一种是全球化精英，而第二种则是缺乏劳动技能的非法移民，第一种人“抢了”他们的收入来源和社会地位，第二种人则“占了”他们纳税所创造的社会福利。因此，“老美国”们总体心态可以概括成“很受伤”。

而特朗普，则是“老美国”们心目中的“保护者”，给了“很受伤”的心理一种“受保护”的感觉。这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社会中下层为主的支持者们选出一个大富豪做代言人。特朗普的种种“非理性”行为，在他的支持者们看来，其实有一条主线，就是可以使他们感到“受保护”。他们其实未必不清楚贸易战会使自己的实际利益受损，但在面对着“新美国”们的感情上，特朗普异常自信、敢于“怼天怼地”的做派，让他们感到受保护，获得了安慰。

而“老美国”们及他们的代言人特朗普，在“新美国”们看来，简直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。因此，美国社会就在大选，以及政治相互拆台中，裂痕日益加大。有美国学者给这种状况起了个名字“冷内战”。

“冷内战”使白宫陷入了“行为无法预测”的狂躁状态，而在外交、乃至经济方面，狂躁的症状也越来越凸显。

